



在日益物质化的今天,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时代
现代快报记者 路军 摄

南京:他们和他们的小时代

在前湖,越过斑驳的明城墙可以望见耀眼的紫峰;当高铁从南站出发风驰电掣地飞向上海,绿皮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南京地界行驶;最时尚的酒吧聚集区却用了一个最历史的名字——1912。南京是一个均衡的城市。现代与历史,时尚与传统,出位与保守,纠缠在一起,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。

与别的大都市不同,南京的“少数派们”在通往物质道路上不甘人后的同时,也不会忘记停下步子,等等灵魂。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换种活法 让青春飞在空中

下午3点,侯文丽驾驶的黄色罗宾逊R44直升机从起降坪上腾空。

午后的一场大雨把天空浇得透明。从空中向下俯瞰,透过几乎全视野的玻璃机窗,一边是苍翠葱茏的老山,一边是渐趋繁华的浦口新城,城市的山体水景在机身下缓缓展开。

这是90后女孩侯文丽的首次单飞。在若航老山直升机场的这批学员中,小侯的身体条件不是最好,训练结果却是最理想的,这让机长老刘直呼“没想到”。

在这之前,侯文丽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跟飞机有什么交集。家里是做运输生意的,如果这也能扯上点关系的话。还有就是每年总会坐着飞机出国旅行购物,至今通行证已经换了好几本。

作为一枚正宗的“女汉子”,小侯的兴趣点跟一般的富姐有所区别,别人喜欢酒吧、夜蒲、买衣服、做美容,她爱玩车。“上网逛汽车网站,看到新车就眼红,跟爸妈吵闹着换车,现在开的车再怎么不好,撒泼打滚。”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,父母通常是缴械投降,“行行行,换换换。”

毕业三年,也换了三部车,从别克英朗换到奥迪A4,再换到奥迪A5敞篷车,跑了一两万公里就出手,亏个一二十万,也不心疼。身边不少朋友家里都挺有钱,大多数出国留学了,然后回来后又不知道该干嘛,有的人砸钱挤进事业单位,开个宝马去收电费的那种。有的人进了银行,表面上挺风光,其实吃的是家族资金的利息。侯文丽大专毕业后直接进了自己家的公司。每天也没什么奔头,“反正有钱花,不想上班了就在家呆一天。全南京找吃的,哪儿新鲜去哪儿。”

旁人觉得她离郭敬明生活的“小时代”挺近,但她认为自己离得很远。“不喜欢。各种意淫和浮夸。人物没灵魂,不说人话,不干人事,全是些符号化的标签与假想。故事碎得要命,再用一些矫揉造作的独白以画外音串在一起。当然,很多人吃

这套,她们还会把那些台词抄下来作为影评,寄托自己青春的哀伤。”

是父亲先看到报纸上培训飞行员的消息,父女俩这次倒是一拍即合。“别人觉得这么多钱砸下去,还不如找个稳定点的工作,这得感谢我父母,是他们支持我,让我去干自己想干而且是有意义的事。”在将近一年的飞行训练之后,小侯已经基本掌握了飞行技术,80万学费也算没白花。

她现在的理想是做飞行员,这行的年薪普遍有三四十万,虽然以前每年挥霍掉的也不止这个数目,但有尊严的生活、工作,对她而言,现在比什么都重要。“如果你做的事只有你自己一个人高兴,那还有什么意思?”

与小侯不同,1982年出生的李勇勤全靠自己。2001年毕业后,凭着在食品材料公司打工积攒的人脉进军餐饮行业,承包了仙林大学城的几家食堂,十年打拼,挣下了千万资产。“有点小膨胀,也很迷茫,整天跟朋友喝酒打牌消磨时光。”2012年,李勇勤决定盘掉所有的生意,去学习飞行。这让周围的朋友很是不解。李勇勤的目标很清晰,或是做飞行员,或是购买直升机,经营一些业务。

拓荒通用航空 做时代的“梦想家”

站在飞行指挥中心的落地窗前,看着直升机起起落落,吕勇有点感慨:人呐,有时候真的很难说……

就像“富二代”侯文丽从没想过自己要当飞行员,时间推回十几年前,吕勇也没想过自己会建飞机场,并成为国内第一个民营通用航空机场的建造者和经营者。

1974年出生的吕勇,经历颇为传奇,空军退役后,他做过某国驻华机构的高级职员,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德国一家著名能源企业中国区副总代表,把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带给国内的大型钢企和金属冶炼公司。

“当你赚钱赚到日以百万计时,你该思考的是赚钱的终极意义。”

在他看来,目前社会上的有钱一族,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: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;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;可以通过反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;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;可以借助话语权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先锋……换句话说,富得像个人样,而非富得像个钱样,能有效抵消公众披着仇富外衣的仇富心态,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。他的选择显得与众不同——做民用通用航空业的拓荒者,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。

“目前美国有22万架通用航空飞机,有5000个民用通用航空机场。而中国只有200架,其中80多架可用直升机。在南京老山直升机场建成之前,民营资本投资建设的通用航空机场几乎为零。”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巨大差距,如同从“月球看地球”般的距离。于是,当年从国外回来寻觅机遇的吕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建造通用航空机场。

最初的计划,吕勇也只是想从购买直升机做商业运作开始。那时,直升机业界颇为盛行的做法是包租模式,这一模式至今依然广泛运用:租进一架直升机约1万元/小时,租出去的使用价格在2万元/小时,这种“转批发为零售”的商业模式,一进一出之间所形成的差价空间,委实还是诱人。但吕勇并不满足于此,在“通用航空”这个名词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仍然陌生的时候,他在思考:制约国内“通航”发展的最核心问题,是没有提供直升机、公务机等这些通航工具起降的机场。

“打个比方说,我住在贵州某一个小城市,直通航班极少。如果需要飞去北京且愿意采取包机方式的话,航空公司需要先从不远处大城市的机场调飞机送去住地,然后才能接我飞去北京。而之前调机的那一段过程,就得另外收取70%的费用。”这也暴露出了通用航空业的一处短板:客观条件的限制,导致需求与供应并不平衡。

按照吕勇的解释,机场只是一个平台。“譬如说可提供对公务直升机的维护、加油、托管、驾驶员培训等各项业务,为那

些能够玩得起飞机、玩得了飞机的人,提供一个可靠扎实的后援。”

“玩直升机的人,背后需求实际上是多层次的。生活要求不同了,不仅仅是个人爱好或者单纯‘显摆’,更多还包括了一种对文化享受的精神追求。”吕勇说。

目前,若航空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下已有5家直升机场,今年内建成的机场有2个,另外2个在建,1个待建。如果将5个机场放至华东六省一市版图之中,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绍兴、黄山恰好为一个布局。围棋有谚语,“金角、银边、草肚皮”,即布局的一般顺序往往以占角开始,然后是拆边和分投,所谓占大场。在吕勇勾画的华东六省一市直升机场网络蓝图上,这一布局呼之欲出。

喜欢但不依赖物质 人文是最美的风景

7月,大热,走在室外的人汗流浹背。比天气更热的是郭敬明的《小时代》,无论有多少人对此部片子表示不屑甚至厌恶,都不能阻止它往创纪录的票房奔去。据说,《小时代2》很快又将上映。

陈朝阳(化名)显然没多余时间看电影,不过作为出版商,她对此还是有所耳闻,因为郭敬明的书销售一直火爆。在她看来,“小时代”是心理高手,为少男少女打造了一个个幻景。

公司经营有年,早年间收藏的艺术品现在随便拿一张出来卖,也足够普通人一辈子生活无虞。但陈朝阳觉得,舒适和有品质的生活不一定是最物质的生活。“一次,一个女孩来采访我,穿了双八千块钱的鞋子。我想,到我这个年龄可能会去买八千块的鞋。这双鞋穿在二十多岁年轻人的脚上,我还是有点惊讶。”

她也并非排斥物质。“任何批评都不能矫枉过正。对物质主义批判不等于对物质的批判,其实适度地消费高端物质是一种气质。如果电影中的那些品牌穿在奥黛丽·赫本身上,会有多少人会表示反感呢?”身边多是富贵中人,每年花几十万打

美容针的大有人在。朋友聚会,动辄几万元一条裙子,几十万上百万只戒指,她真心觉得对方美,也很适合对方的身份、气质。她戴着在淘宝定制的或者在南师大小店买的几百块钱的头饰、耳环,也一样漂亮自信。因为个人品位独特,所以陈朝阳对奢侈品没有依赖或崇尚,原则是“一切拿来,为我所用”。她喜欢香奈儿的山茶花系列,喜欢爱马仕的围巾,喜欢D&G的包包,都是因为造型、图案足够夸张,符合自己一贯的审美趣味。

“有钱没钱的差别在于什么?这么说吧,没钱路过德基,你可能会因为买不起那些奢侈品伤心难过,有钱,你路过看一眼,不会买,但也不会伤心。物质充足,人的心态会变好。”

陈朝阳和丈夫都是文人下海,一家人至今保持着学习习惯。到了晚上,三个人一人一个书房,几乎不看电视,偶尔出去看电影。“到我这个年龄,对物质的欲望不是太强烈,像我这样一个女人,从来不去健身房、美容院,中国文人讲究修身养性,养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放慢生活节奏,种花、养草、读书。”

在财富安排和子女教育的问题上,陈朝阳并没有中国富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感。她从未想过让女儿继承公司,因为公司最终肯定是社会的。她希望女儿做个纯粹的艺术家的生活远比企业家自由透气得多。

如何让下一代做个有灵魂的人,而非物质的奴隶,这是富人们面临的考验。朋友圈子里出了不少“花钱的祖宗”,但女儿从没提出过购买奢侈品的要求,甚至从小到大没用过任何护肤品,这或许跟家教有关,也可能是不缺,所以不在意。

从女儿两岁起,陈朝阳每年都会带女儿出去旅游一次,国内的历史名城几乎走了个遍,国外也去过不少地方,看得最多的是博物馆,在她看来,最美的风景必定是人文风景。“女儿小时候也不愿意看,到处跑,但从某天开始就对我们津津乐道起来,我们没注意到的东西,她注意到了,慢慢变成一种习惯,自然而然地去寻觅,对



吕勇的“野心”是在中国建成自己的直升机场网络



一边挣钱,一边做慈善,露西过得很充实



有钱有梦想,侯文丽的青春很灿烂
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文物、瓷器、书画的认识开始形成体系。”当有一天,女儿对她说,将来要是能做个故宫研究员那该多好时,陈朝阳感到挺欣慰。

他们对女儿的教育是“勤奋工作,一切随缘”。“一个物质至上的人,永远不可能快乐,充满欲望却永不满足,充满欲望却永远焦虑。”陈朝阳说。

像男人一样去奋斗 在公益慈善中享受快乐

当同龄人还在为生计奔波时,露西已经开始享受实现财务自由之后的各种自由,像很多成功人士一样,这个年轻女孩早早地为人生布局,并且时刻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。

在中国,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在人才市场上一向紧俏,露西毕业后没有像同学们一样往大公司挤,而是选择了南京一家不起眼的广告公司。在她看来,这份工作会有更多独当一面的机会。

几年后,当她决定移民澳洲时,这份履历成功打动了移民官。她在广告公司时为各国领事馆做了很多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的宣传,“我有很多与文化官员的合影,以及相关活动的照片。”移民的理由很简单,“我不想吃青春饭,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”

2004年移民到澳洲的露西,生活工作一切从头开始。很多刚到国外的女生的梦想是嫁个当地好男人,过上安逸的生活,不过露西认为捆绑在婚姻上的幸福是不牢固的。“女人应该奋斗,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财富,因为女人从来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”

在墨尔本,凭借多年营销策划经验以及对中国市场的熟悉,露西顺利进入澳新置业,公司业务是向全球富人推销房产。她的任务是开拓中国市场,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,最疯狂的时候,她一天卖出去12套房。

“那段时间,我像个男人一样拎着巨大的行李箱在各个国际机场跑来跑去,通常早上在墨尔本的家中,晚上就在南京了。”这份工作她一干就近9年,现在已是亚太区总经理。

在帮助客户安排财富的同时,露西开始关注投资领域。如今,露西不仅是一位称职的房产经纪人,也是一位海外置业投资达人。2006年,她买下一套联排别墅;2008年,买下一套市区公寓;接下来,开始入手更多别墅。如今,她在澳大利亚已拥有9套投资房产。“2006年买的那套联排别墅,当时共花了21万澳元,如今这套房产的价值翻了一番。”露西说,正是因为当年购买的这套房子,让她后来有了地产投资的资本。

在完成了最初的财富积累之后,露西有理由享受更优质的生活。一个人住着一栋400平米带花园和泳池的别墅,虽然难免有些空空荡荡,驾驶的白色路虎,暴露出主人柔弱外表下的一颗“汉子心”。工作之余,会去冲浪,打高尔夫球,学习飞行驾驶,出海钓鱼,看看歌剧。

自踏上澳洲的那日起,露西的目标就很清晰——融入当地的文化,而不是做一个边缘人。如今她已融入当地的主流圈子,是澳洲国会众议院议长Anna Burke的竞选团队成员,也是墨尔本时装周发布会的受邀嘉宾。

现在露西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,作为一名志愿者,每次回到中国她都会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中,并且利用工作中积累的大量高端客户资源,组织企业家们参与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务。

2012年9月,她在南京接触到爱德基金会,成为了基金会志愿者。在11月爱德基金会的云南活水行的小水窖活动中,她利用自身资源为活动宣传开辟了多种渠道,帮助部分困难人群解决饮水难及饮水安全问题。

12月露西又帮助爱德基金会广泛宣传“温暖一岁”的公益慈善活动,关注农村孤儿成长。在2013年的新春,为孩子们送去了压岁红包。

今年6月,她成为爱德基金会包坊的形象代言人。爱德面包坊是爱德基金会旗下的非营利机构,旨在促进智障青少年就业,平等地参与工作,享受有尊严、有意义的人生。